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是有刻意的要降溫，所謂刻意的要降溫是說，並沒有積極的去號召大家一起到濟南路，活動的整個主要的現場會到青島東路上面來。但是那天4月10號後來我們發現聚集來參與的活動的同學們以及一般社會的大眾，那個人數我老實說是遠遠遠遠超乎我們一開始的預期，因為我們希望那個活動降溫，那那天其實最高的目標就是讓大家可以很平安的、很和平的回家，但是那天看到從濟南路到青島東路，滿滿的全部都是塞滿了人，那我們一方面當然會很感謝，那也覺得非常的高興，即使要散場了，還是有這麼多的同學跟朋友一起來去支持這個活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能夠展現說，我們既然已經說今天晚上我們要撤離立法院，那要和平的把這個活動先告一個段落，我們也希望能夠做到。

主持人：好，我來延伸幾個問題，第一個是我曾經跟一位國安的高層官員談太陽花學運，私底下他也毫不諱言說，馬總統是錯估形勢，不知道怎麼處理學運，跟學生對話，但他特別提一個現象，他說他多次到現場去，他很訝異，為什麼女性特別多，甚至超過一半，這他的解讀啦，那我說為什麼，他說這是女性意識的崛起，你怎麼看，這次女性的學生，女性的很多上班族特別多，你怎麼解釋，這是一個國安官員自己的切入，你怎麼回應？

其實我覺得這個趨勢倒不是從太陽花學運才開始，也就是說，我們如果仔細的去回想或者是去觀察，過去幾年來臺灣所發生的一些公民運動，可能不限於學生運動，從那個時候的白玫瑰運動開始，其實我們大家就看到了是說，當一個幼童他被不幸的被性侵害了以後，那我們國家的整個司法體系沒有辦法很適當的去回應這樣子的一個案件的時候，那整個不管是媽媽還是姐姐或者是一般更年輕的女性朋友們，她們事實上是勇於站出來去發出他們的怒吼，那在很多其他的活動上面，即使是並非以性別為主題的活動上，譬如說反核的活動，那反核的活動我們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媽媽們他們也都站出來，他們要捍衛他們下一代的未來跟自由。

所以我覺得太陽花學運所出現的這個現象，某個程度上它只是一個反映，反映說臺灣的整個公民社會越來越成熟，而且在有關於說女性她們在參與公共事務上面也伴隨著公民社會的成熟而越來越積極，那當然就臺灣未來可能是在男女平權上面，我們還有很多努力要做，但是真的可以看得出來說，過去幾次的公民運動到這次的太陽花學運，其實不管我發現是議場外參與的民眾，甚至是議場內參

與的同學們，那學生幹部們、NGO的朋友們，其實我會觀察到說女性都已經占了相當高的比例。

主持人：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羅致政老師，有次在政論節目跟我同台的時候，他特別講述說，你剛提到了公民運動，不要說白玫瑰啦，往後延伸從大埔一路上過來，包括國光石化，好幾個公民運動都是挫折，他說這一次好不容易是因為太陽花學運才成功，你怎麼解釋？像羅老師的解讀說，過去不斷的挫折，大家也很挫折，結果這次反而攻佔立法院，等於說石破天驚，引起整個成功的轉折，原因在哪裡？

我覺得過去的那些公民運動，從整個歷程上面來看，的確最後挫折的結果比成功的例子多很多，那那樣子一個挫折的結果某個程度上面也在臺灣社會瀰漫了一個失敗主義的氣息，那那個失敗主義的氣息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也去助長了目前的馬政府他們對於他們權力行使的傲慢跟漫不經心，也就是說，即使你們站出來抗議，但是我依然我行我素，權力在我的手上，我就是要這樣做，你們能夠拿我怎麼樣？

那我覺得長久以來大家對於馬政府他可以說是完全不理會人民的聲音，大家一方面在遭受挫折的同時，另外一方面也在蓄積反撲的能量，那這次太陽花學運這樣子石破天驚的一擊，在第一個時間點，即使我們採取這麼高強度的活動，但是所呈現出來民意的支持度卻是那麼的高，我大概自己看過相關的民調，大概七八成以上的民眾都支持這次運動他們的正當性跟這次運動它所提出來的訴求跟目標，那某個程度上，你可以說是過去這幾年整個臺灣社會、公民社會它逐漸地在成熟，越來越多的公民他們覺醒了，認為說必須要自己站出說，捍衛自己的未來，爭取自己的權利的一個大集結。

那另外一個程度上面你也可以說是對於過去這幾年在我剛剛所講到的那種失敗主義的瀰漫下面，對於馬政府他們對於權力的傲慢的一個集結性的大反撲，那只不過說最後在結果上面就誠如主持人所講的，爆發了這麼大的能量，但是我們的馬政府，特別是馬總統他本人卻沒有辦法去真的很虛心的去體察民意，做出積極正面的回應，那老實說我覺得這樣子的結果，以結果上面來講，受傷害跟輸的其實不是這次參與所有運動的同學跟公民們，真的受傷害跟輸的是馬政府跟他自己的執政威信。

主持人：黃老師我看到今天壹電視公布一個民調，針對年輕人的民調，馬總統的民調支持度在年輕人是只有8%，我看這個8%就打趴了意識，怎麼解釋，當然昨天也有反瘋車還有石虎守衛者，包括林義雄先生也好，用絕食來推動反核四，為什麼一個歷史的偶然，就是說攻進立法院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嗎？至少我從林飛帆同學口中，他說當初大家等於是突然攻進去，還是一個有計畫的？那怎麼解釋，好像遍地開花不只是服貿協議本身，變成說環境議題，石虎、反瘋車，包括核四都進場了，為什麼？

我覺得大概分兩個層次上面來講，當初318的那個活動，的確是有一些初步的規劃，但是當初的目標是最好能夠進議場是最好，但是有個很重要的原則是不受傷害、不要流血，那如果會違反這兩個原則的話，盡量就在議場前面就坐下來了，那只不過真的超乎意料之外的是說……

主持人：今天攻進去了。

沒有想到會自願跟著本來規劃好要衝進去的人，人數會那麼的多，那而且……

主持人：大約200人嘛是不是？

大概300人。

主持人：喔300人，第一天318有300人進場。

對，大概真的就進入議場裡面的大概就有300人了，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可能在進入議場的過程當中，其實並沒有太大的阻礙也沒有造成什麼肢體上面的傷害。

主持人：措手不及啦。

所以就順利的進入，那至於說目前大家所觀察到的現象，我其實我會覺得說那些運動本來就一直持續地在進行著，那也都是過去幾年參與這些運動者他們努力耕耘的一個成果，那只不過說，不同的運動者在不同的領域當中，他們針對不同的主題在進行耕耘的時候，或許沒有一個比較適當的引爆點，讓這個運動的能量正式的展開。在太陽花學運之後，當大家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事實上已經不僅

僅限於在服貿議題本身，而是大家開始驚覺到，去意識到說，原來在政治部門當中，有這麼多攸關我們權益的公共政策在形成，而這些公共政策在形成的過程當中，到處看到權力者的恣意，那他卻沒有去照顧到、去關照到民眾的感受跟民眾的意見、需求的時候，也就是說這次太陽花學運我會覺得更積極的意義在於說，它喚醒了社會一般以及年輕的世代他們對於公共議題認為要去關心、要去投入的整個意識，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藉由太陽花學運的引爆，讓其他的領域當中不同議題的公民運動可以進一步的蓬勃發展，我覺得那是一個相當自然的現象。

主持人：正如成語說的「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洛陽城外的一個銅山，因為它出產銅礦，它垮了，地震垮了，結果洛陽的洛鐘是銅山的銅做的，就東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接下來我要繼續請教這個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國昌老師，這次他參與學運，然後有一個非常重大轉折就是包圍或衝撞中正一分局事件，在我看輿論突然有所轉折，民調也不是那麼高，怎麼解釋這個現象？等一下回來請教國昌老師。

(廣告)

主持人：聽眾朋友今天邀請到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黃國昌副研究員來解讀太陽花學運，當然我們尊重不同的解讀，那我特別把黃國昌老師的臉書作為我們延伸閱讀之用，黃國昌，我想名字大家再熟悉不過，同時他是研究法律實證的專家，有關他的書在他的臉書都可以介紹，當然黑島青的臉書，網路把它當作延伸閱讀之用，我就不細談他的著作。回到我剛剛提到的問題請教老師，你剛提到攻佔立法院，哪怕攻佔行政院至少都還七八成民調，但是在4月11號，當然當天的驅離等一下請你來解讀，黃昇勇局長說他下令的，然後到當天晚上的包圍中正一分局，輿論我發覺到至少五成是反對包圍的，怎麼解釋這個輿論的轉折，是有人操縱還是整個中產階級的保守性格，你怎麼看這個輿論的轉折？

我覺得可能媒體第一個時間的報導上面，可能對於包圍中正一分局的整個脈絡跟它背後形成的原因，事實上並沒有做一個比較清楚的鋪陳，那他可能刻意放大的是在中正一分局前面所產生的衝突性的對話，那這兩個部分我想要補充說明的是說，雖然在410之後，我大概是清晨3點確定濟南路跟青島東路上面……

主持人：都淨空了。

都已經安全沒有問題了，那我知道有一些想要持續地去在立法院前面抗議的學生跟民眾，他們有在……

主持人：公投盟嘛，公投盟的。

他們有在中山南路那邊集結，但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因為大家在整場運動的過程當中，對策略或目標的一些設定可能會有一些不太相同，那這本來也就是整個公民運動它自己本身的多元性，但是那天深夜我明確得到的訊息是說，警方絕對不會，絕對不會去驅離中山南路前面。

主持人：方仰寧分局長有跟蔡丁貴教授保證嘛。

就是我那天從我們其他的系統當中……

主持人：你也知道了。

我清楚的得到這樣的訊息，那所以我就離開了那個地方。但是沒有想到的是說，那天早上竟然違反了那個承諾，去做了強制驅離的動作，那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破壞了警方跟參與運動的民眾一開始基本的互信。那第二個更...比較誇張的事情是在於說，他無限期的、概括的，他片面宣布取消他的路權，那這兩個決定本身老實說都是錯的部分事實上在警方，那因為這件事情錯的部分，責任的歸屬上面絕對是警察要負責的，那因此後來才有網友他們在網路上面發動，自發性的要去路過中正一分局，我到後來的理解都是，去路過中正一分局，那完全是網路自發性的行動。

主持人：並不是洪崇晏同學他所發動的。

不是，並不是崇晏個人或者是一個組織他在後面有系統的去發動的，但是崇晏事實上他是一個很溫柔也很負責任的運動者，因為他參與了非常多的社會運的，包括了在大埔案，那崇晏那個時候跟徐世榮老師在馬路旁邊和平的對馬總統抗議，後來也被打得頭破血流。那崇晏那個時候他是看到這樣的訊息，他很擔心說，路過的群眾可能會沒有辦法去掌握現場的狀況，那因此他只是簡單的發了一個新聞稿說，到中正一前面去開個記者會，那藉由這個開記者會的方式把訴求很清楚的表達出來，那另外一方面去協助控制現場的狀況。

那只不過說可能前面警方他們違法濫權去概括的取消路權的那個決定本身太荒謬了，那因此引發在場所有路過的民眾同學包括崇晏高度的不滿，那在對話的過程當中難免比較有一些激烈的言詞出現。

主持人：就像暗殺之說。

對，那只不過說在事後媒體的報導上面，可以說是比較刻意的去放大在那一段比較激烈。

主持人：我倒是請教在這個轉折，你認為有沒有黨政當局透過媒體在介入，開始醜化、污名化，你認為有嗎？你的直覺。

我這樣講好了，從整個學運一開始到最後結束……

主持人：一直有。

一直有，一直有，不是只有到……

主持人：但是中正一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對不對，你包圍警察局。

對就是他們其實在整個學運或者是太陽花運動很和平、很順利的在進行的時候，都已經想盡各式各樣的辦法要去進行分化、抹黑、挑撥的工作了。

主持人：就是說外場內什麼激進派溫和派，一直有啦這沒錯，但中正一是一個很好點，你包圍警察局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那到中正一的那個事件，我覺得某個程度上面他們可以說是見獵心喜，終於找到一個對於他們想要散播的訊息比較有利的戰場，那因此在後面操縱的整個運作下面，在媒體上面呈現出來的效果就如同我剛剛所講的，就是一些比較激烈的對話被片面刻意的放大，那同時當然方仰寧先生，我必須要說所有在這一次太陽花運動當中投入的警察大家都很辛苦，我們都知道，那事實上我們立法院議場內外跟警察朋友們的相處，老實說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我們甚至有的時候還會交換一下意見，那我也會發現說，其實有很多執勤的警察同仁他們對於這一次運

動的訴求他們是認同的。那但是我覺得一碼事要歸一碼事講，也就是說在第一個時間點，方仰寧他並沒有清楚的去說明這個決定是怎麼做成的，他憑什麼去做這樣子的決定，那在整個事情還沒有真相還沒有完全揭露的情況之下，也就是說，背後不管是驅離的決策，還是片面、一般性、概括性、永久性的去取消一個特定的公民團體他的路權的這個決定是誰做的，那這些做決定的人他們事實上應該要自己出來面對、自己出來解釋。

主持人：今天早上黃昇勇局長說就是他，你認為呢？一個市警察局的局長敢做這麼重大的決定，包括立法院院內的事。

在整個權力運作的過程當中，我雖然不願意去做太過度的揣測，但是我作為個人，我很難做出這樣子合理的判斷說……

主持人：市警察局長敢做這個決定。

一個警察局的局長的層級會去做出這樣的決定。

主持人：因為牽涉到國會，國會內部的一個，因為王院長曾經說不動用警察驅離學生，所以這裡面留下很多疑點，柯總召當然昨天的說法我們保留，我也不想問很多其中細節，因為很多也不能問，當王金平院長在周日中午11點，大家印象太深刻了，做這個宣布以後，是什麼情況下，你們決定等於是退出議場，這是你們早就，我很多事不便問細節，因為很多事也不能問，是什麼情況下決定退兵，而且是等於找出一個退場機制？

沒有，我大概可以，也沒有什麼不能說的啦，我其實可以就我自己有親身接觸的部分講的，以我個人的觀點跟立場來說明，第一個事情是，王金平院長那天要到議場的事情，我們完全不知道，我講我們包括了就是一些NGO跟一些學生的幹部們，大家都不知道，那天的經過是，早上大概9點多將近10點的時候……

主持人：已經有傳言來了是不是？

不是，然後有學生幹部打電話給我，說王金平11點要來，我們該怎麼辦？

主持人：跑馬燈開始跑了嘛。

對，那我就說，我第一個問題是說你的消息來源是什麼，他說消息來源是媒體記者，那當我聽到消息來源是媒體記者的時候，我第一個時間判斷是，是王院長他自己對媒體發布消息，那我們從媒體那邊得到消息，那那個時候大家所做的決定是，我們大家要趕快先聚在一起，因為在一般我們運動正常的情況之下，因為要處理的事務非常的多，有一些朋友留守在議場、有一些人在青島東、有一些人在濟南路、那有一些人去做其他後勤支援的事情，我們要趕快聚在一起，討論說……

主持人：因應對策。

因應對策是什麼，那老實講是，那個時候大家都還在討論說，那王金平院長如果要到議場當中來發表談話，我們應不應該讓他在這邊發表談話，在討論這個層次的問題，結果沒有想到在那個過程當中，王金平院長他已經自己在議場外面的階梯，率領了一群立法委員，把他的聲明給念出來了。

主持人：而且稿都準備好了。

對。

主持人：文字稿事先準備好了。

對，那那個時候我們拿到稿子，事實上就開始解讀，但是那個時候在解讀的同時，我們也沒有辦法馬上在那個時間點花太多的時間去討論接下來要怎麼做，因為馬上要面臨的問題是說，王金平院長他要帶立法委員到議場來，那我們的態度是什麼，那結果老實說啦，在還沒有一個清楚的決定出來以前，因為有人會認為說讓他進來適當嗎？那有人會認為說這本來就是國會議場，那他們要來，我們就拿我們一開始的承諾書給他們簽，也沒有什麼不適當的，那事實上後來王金平院長就跟其他的立法委員他們就進來了，那進來了我們也沒有刻意的去阻擋，那只不過說，對我們來講，一個比較相對容易的發展是說，王院長他並沒有選擇要在議場當中再去做什麼發言，他就單純的看看同學們，看完以後他們就離開了。

從那個時間點開始，其實我們就啟動了整個一開始在討論的機制說，那對於王院長他今天所發表的這個聲明，我們的態度跟立場是什麼，那當討論我們對那



個聲明的態度跟立場的時候，一定會馬上的牽涉到說，在下一個階段運動的轉進，那在那個時間點其實我們仔細的去盤點，仔細的去盤點說我們所提出來的訴求，包括了第一個張慶忠的會議應該是無效的，這件事情是早就獲得確認；那第二個部分是，服貿必須要從院會退回委員會進行實質審查，這件事情也確定了；第三個是兩岸協議監督機制要進行法制化，那這件事情事實上在王院長的聲明當中以及朝野的兩個黨團，他們事實上就已經提出了這樣子的承諾說好，我們樂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而且在那個禮拜當中可以順利地把這個法案付委審查，由院會來付委審查。

那第四個訴求事實上也是最核心的關鍵訴求，先立法再審查的這個核心訴求，那我們看了王院長的聲明再看我們自己在整個運動形式上面的觀察是說，先立法再審查的這個核心訴求，它目前卡在的關頭是在說，如果說朝野黨團已經同意就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進行立法工作，但是就在審查服貿協議的這件事情，目前在立法院國會的運作當中，你很清楚看到的是說，民進黨團跟國民黨團對於服貿協議的這件事情的排案主導權是有爭議的，在有爭議的情況之下，依照我們目前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能夠化解這個爭議的就是朝野協商，那個朝野協商的機制主持人是院長，那如果說今天王金平院長他基於他自己本身的法定職權，他已經說了，在完成立法以前，他不會去主持那個協商，那代表服貿排案審查權的這個爭議沒有辦法獲得解決，那因此從制度上面你就很難說，那你要如何的在沒有完成立法以前去進行實質審查。

當我們把這些運動的訴求目標全部盤點完了以後，我們會開始問自己說，那繼續地去佔領立法院這件事情的正當性、這件事情的目標，要達成的目標到底是什麼，那另外一方面是很實質的去考慮到說，其實在立法院議場、青島東路跟濟南路三個場地，我們等於是一天24小時要在三個不同的空間去維持那個運轉，那個運轉包括了你有許多活動的設計，公民審議活動的設計，那包括了說在所有參與的同學跟民眾他們糾察安全的維持，那物資上面的分配，我們開始發現到說，事實上我們有很多核心的幹部、參與的人力都耗在這三個場地的運作當中，那並不是說繼續佔領議場會絕對沒有意義，但是還是牽涉到一個成本效益的分析，如果說這些核心的幹部他們可以進一步的深入臺灣各個不同的角落，針對我們接下來所要去迎接的三個大的主要的戰場繼續去耕耘，它所帶來的效益會更高。

主持人：好，我也經常西方歷史家一句話，判斷一個事件或個人往往以他怎麼退場作為判斷是依據之一，回到一個更...大家開始關注就是有關這個法律的問題，

因為法務部長羅部長已經表態了，而且坦白講看起來形勢是，我不能說秋後算帳，至少是滿嚴峻的，怎麼辦？

其實對於接下來的司法程序，我們參與比較積極的參與者跟核心的幹部，其實大家早就有心理準備了。

主持人：一種坦然態度面對。

就是以非常坦盪的態度去面對接下來的司法程序，那當然對於羅部長那樣的發言，我們某個程度上會感覺到說，羅瑩雪部長他可能不僅對於公民不服從的概念有嚴重的誤解，可能連現在高中一些公民課本上面基本已經傳授的知識那個程度都沒有掌握。那另外一方面對於他在權力行使上面，對於掌握權力、濫用權力、踐踏法律的人，他所展現出來的寬容跟保護，跟另外一方面一群年輕人他們願意犧牲自己去捍衛臺灣的民主憲政，卻呈現那樣子嚴厲的態度，其實對於這樣的法務部部長，我作為一個法律人，不僅是覺得惋惜同時也覺得相當的不齒，對不起，我用詞稍微比較重一點。

主持人：我還以為你要說遺憾，結果……

那但是對於接下來的司法程序，我們有非常多，其實臺灣的整個社會在這次運動當中已經全部被動員起來了，包括了很多的法學教授、包括了很多的律師，那在接下來的整個司法戰的過程當中，我只能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坦然的面對。

主持人：好，法庭就是另外一個戰場，我昨天特別以這個紅衫軍期間唯一有被判罪是張教授，50天，他的辯護律師就是羅瑩雪部長，做結論好不好，凡事往前看，今天王院長說大家往前看，我們都要往前看，畢竟要從這個，不管怎麼爭論，不管什麼疑義，我們要往前走，做結論好不好，跟大家互相勉勵。

我覺得太陽花的學運為臺灣未來的發展開拓了很多不確定的可能性，那它從正面的、積極的角度上面來看是，我們掌握了這個歷史的機會，開創了一個時代的新局面，但是在這個機會的背後事實上是責任也是挑戰，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如何能夠掌握這個機會，能夠處理這個挑戰，如果我們走的方向是對的，我們接下來能夠積極努力的，而且善用這一次太陽花學運為我們自己臺灣未來發展所創

造的機會的話，我相信臺灣未來的民主政治，臺灣未來在整個公共政策上面的形成，乃至臺灣未來整個大方向的發展，都可以朝向非常積極正面的方向前進。

主持人：黃國昌老師的結論跟我最近私下跟康寧祥委員的評論，你的看法跟康委員滿類似的，明天我也特別邀請康寧祥委員來談，我想如果蔣渭水活在今天，他看到會說我們的後生就跟我們這一代一樣努力，應該很安慰，這是我想蔣渭水會這樣想，感謝黃國昌老師，過去我們在政論節目看到他講，因為都太短了，我今天特別花四五十分鐘讓黃國昌老師能夠把整個邏輯，我想我們完全尊重他的論述，當然一切就我們聽眾朋友來判斷，感謝黃國昌老師，辛苦了。

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聽眾。